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叶辉

ZHANG HAO

张浩

MAPPING THE SOUL A PICTORIAL BIOGRAPHY

心灵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叶辉

ZHANG HAO

张浩

MAPPING THE SOUL A PICTORIAL BIOGRAPHY

心灵图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By Shi ZhiAugust,2006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August,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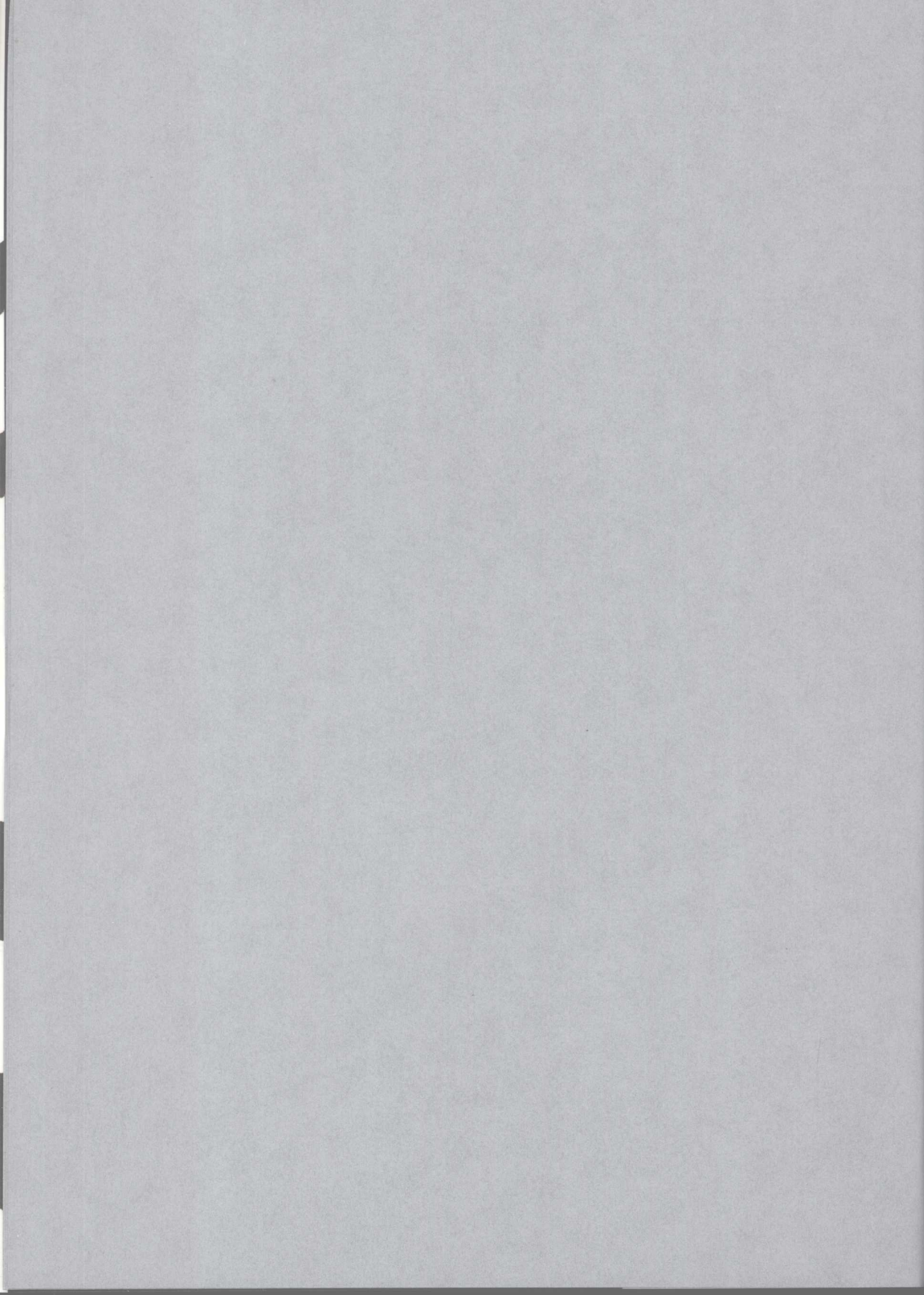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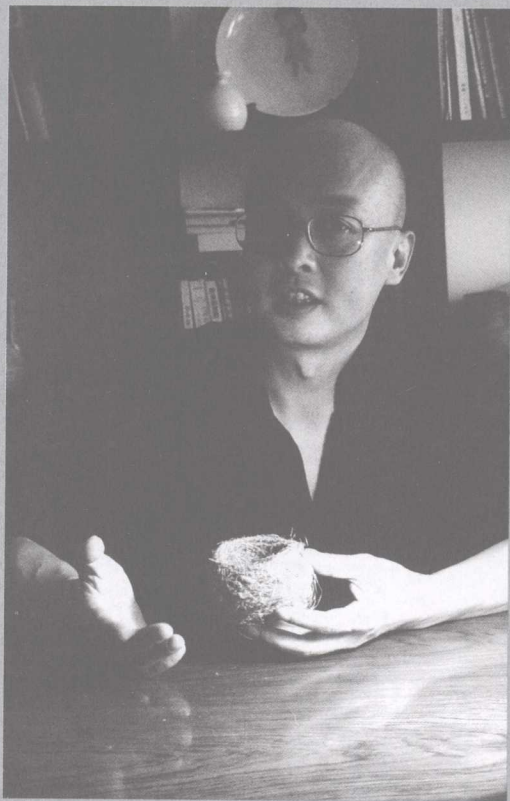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 u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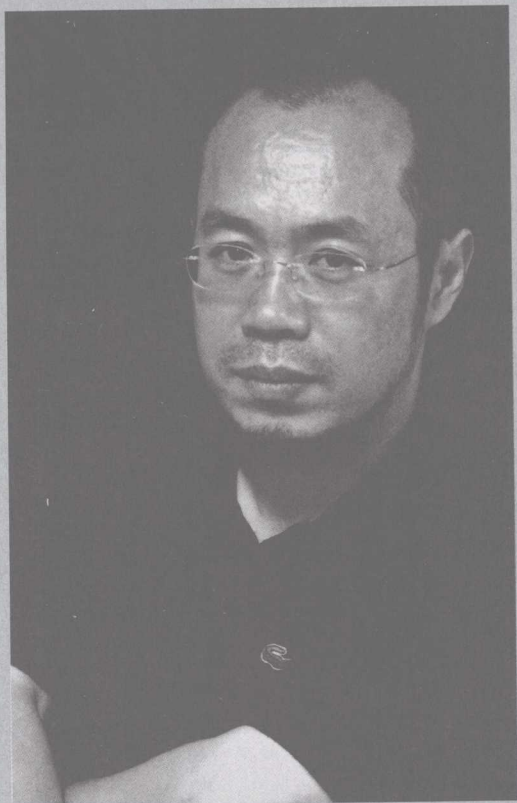


目 录

10	玉米秸上的星空
13	人间天堂里的陌生人
15	泥与纸的血性
17	水墨金石
19	行走的太行神
21	中河梦幻
24	精神长卷上的飞白
27	巴黎街头的“指北针”
29	内部的外部世界
31	水墨无疆
33	张浩作品
185	张浩简介



叶辉，著名诗人，江苏高淳人。
一位隐士，一位巫师
在喧嚣的时代，他安静地写作。
他用简洁干净的语言谈论人与事的命运。
他沉着的诗歌风格隐含沧桑。
著有诗集《糖果店》等。



张浩，11月12日出生于天津，著名画家。
研读古代书法文论，
从中读出视觉性思维特征，
发现书法的直接性与精神性表达相一致。
研究吴昌硕、黄宾虹、林风眠、李可染。
出版《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张浩》（河北教育出版社）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华北平原一个小村的外面，干涸的河床上长着苞米。在这些稀疏的植物丛中，坐着一个小男孩，手上拿着一根树枝，他在地上画下一条河、几条鱼，还有些漂动的浮木。天色渐晚，风起了，远处，同伴们都已回家了，只有他一人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事物面前。几个月后，河水果然来了，在苞米被收割后的那天夜里，淹没了他留在地上的图画，或者说这汹涌的洪水，其实是从他的图画里奔流而出的。这个少年用他的手在地上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玉米秸上的星空

1965年春天，一辆天津开往高阳县的汽车里，坐着一家人，男主人是河北省办公厅的干部，他响应党的号召支持农村第一线建设，调回家乡工作，妻子是家庭妇女，这家已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名字叫张浩，才3岁。一路上男主人与同车来接他的县里的同志热烈地谈论着家乡。小张浩从睡梦中醒来，第一次看到田野景色，还有那些村庄、田里的植物，兴奋得手舞足蹈。

在张浩的记忆中，那时高阳县城里到处能见到牌坊、城隍庙，还有方庙戏台前的杂耍、小吃，小张浩常常被哥哥牵着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上小学的时候，一到假期母亲就送小张浩到乡下姑姑家，他在那里度过了几时的许多时光。

北方大平原，那里与县城不一样的是无边的辽阔，密织的道路，还有晚间村头的故事。小张浩最喜欢一种“猫虎”游戏，那是一种锻炼北方豪情的野外游戏：把头伸进玉米秸里，什么也看不到，他必须独自耐心地等待，直到被同伴捉到为止。在等待的同时，他闻到了庄稼湿润的清香。

白天，他坐在平时吃饭的桌子上写老师布置的作文。可是刚写没几个字，伙伴们便来把他拉走，他们要去松软的土地上翻跟头，在红薯地里刨红薯，然后放些野火烤着吃。他们往往直到傍晚才回去，走在旧房子排成的古老的巷子里，张浩总有一种莫名的愉悦，墙上语录没有遮盖住的地方，依稀透出以往年代的墙画，尽管那种北方民间夸张的色彩已经斑驳，尽管同龄人对此都惧如鬼神，但在张浩眼里，那些线条优美的鸟、神态安详的老人，却有一种无穷的魅力。那时，他会放慢脚步多看几眼。

每当农忙过后村上经常放映电影，张浩个头较小，常常和几个伙伴坐在影幕后面的玉米秸上看，看累了就仰面躺着，注视着星空，想象着传说中的神仙与凡人。一阵风过后他闻到了土地的气息，那是从他躺着的大地深处传来的，那时天与地仿佛融合在一起。有时

一道闪电偶尔闪过，他会追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假期结束了，张浩依依不舍地离开村庄，回到县城。

那个时候，小镇更像一块热闹的流放地，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下放的知识分子，有从乡下抽调上来的知青，还有刚刚被释放的战犯。在小张浩眼里，某些人说不定还是隐藏的特务。他们从城市下来，又没有下到最底层的农村，悬置在小县城，如同被悬置在自己的命运里。

上小学时，张浩的许多同学都去学吹口琴，有些跟知青们拉手风琴，邻居的孩子能用钢丝造手枪，将撕下的书页揉成子弹。张浩和几个同学跟着学校的汪老师学画，老师里有很多是50年代分配到高阳县的大学生，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学生一样，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去了农村，很多人都在农村娶妻生子，十多年下来，他们便和当地人一样懂得了风俗，学会了生活。60年代有艺术爱好的县城的孩子们，大多得益于这些人。

在张浩的记忆中，给他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他的班主任，一位姓管的女老师，40岁左右。她讲话很客气，不像其他教师那样骂人，也不会在课外活动时无休止地谈张浩他们不懂的政治，只是讲几段国外的童话故事，语气轻得需要倾听。夏天时她常用一根发带扎在头发上，冬天则围一条得体的藏青色围巾。听同学说她出生在以前的大户人家，现在，独自住在一个破败的大院子里。张浩以前在附近树上掏鸟窝时，见过那个破旧的四合院，房间的门窗似乎摇摇欲坠，但四周种了许多张浩没见过的花草。管老师的举手投足，让张浩似乎瞥见了她从前的生活，呼吸到了与那个时代不同的气息，那是类似书墨的香气，这种气息来源于她深深植根的土壤。张浩不知那是块什么土壤，但他分明感受到还有别的难以言喻的生活存在。

张浩在画画之初，并不愿太多地依照规矩去学，他喜欢随意涂抹，显得很不太老实。过了些日子，他渐渐从那些混乱的线条中找到了秩序，画得比所有同学都到位，很快成了出类拔萃的一个。练习簿、课本的空白处、报纸上都是他留下的图画，还有那松软的土地，仿佛是他无边的画纸，那上面的每根草、每棵树、每个村庄和辛勤的人们，都是他想表达的美好事物。

乡村生活，使张浩完成了以丰收为主题的创作，他的作品很快被选送到省里参加美术展，同时也在地区和省报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次创作就取得了成功，这让12岁的张浩充满了自信。接着在第二年，他因受到电影《地道战》的启发，创作了《打鬼子》，同样入选省美术作品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个小机灵鬼，一直认为他只知道贪玩的父亲，有时也在夜里走进他的房间，除了摸摸

他熟睡中的脑袋，还翻看一下桌上的画。其时，张浩已经知道了，在保定，在北京，还有画得比他更好的人，他一定要出去看看、比比。

1977年，机会终于来了。张浩和其他几个同学从文化馆得知北京有个画展，于是他们当天就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到北京时还是深夜，他们几个人蹲在候车室等待天明。那时“文革”刚结束，首都北京似乎也睡意朦胧，但过不了多久张浩就看到了一丝曙光，他们冲过那不停下着的阵阵豪雨，冲向中国美术馆——他们所向往的圣殿。在展厅里他们边走边看，边议论边思考，就像久旱平原上那些祈雨者一样震颤着。突然，张浩停下来，转过身对后面的同伴郑重地说：“有一天，我会让你在这里见到我的画。”这句话回荡在中国新时期开端的上午，在中国美术馆。

1977年秋天，在保定参加美术学习班的张浩，跟着几位老师去中央美院附中，拜访画家赵友萍。他们走进旧式楼房，张浩激动得一直注视着自己的脚，并计划着要请教的问题。赵友萍在自己的画室里接待了他们，画架上放着未完成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看了张浩带去的创作草图后说：“可惜了，可惜附中不招生。”这句略带遗憾的话，让张浩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得到专业的学习。

1979年读高中二年级的张浩，在同龄人中有着罕见的扎实功底，超强的记忆力，还有他的活泼好动都给同学留下过难忘的印象。很多和他一道学画的朋友，都记得那年他们被县里抽到一个创作组去完成一组壁画的绘制，内容是曾发生在高阳县一带“高蠡暴动”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被梁斌写入小说《红旗谱》。绘制的地点就在一个烈士塔里，一个立于旷野中的三层青砖塔。他们几个人就自己支锅做饭，住在塔内。张浩做饭的手艺可以说是糟糕透了。因此，没人愿意让他去做饭，他的任务就是，每天在煤油灯下绘制草图，这正是张浩的拿手好戏。草图通过后，他们几个将它画到墙上，先前他们中没有人接触过油画，结果弄得全身尽染，常有来塔内围观的村姑，将他们看成油漆工。整整45天，他们轮流睡觉，累了时，张浩会说几个村头故事，引得他们哈哈大笑。

张浩高中毕业了，他马上想到了在北京看到的那些画，他要学会其中的密技，要弄清谁是达·芬奇，谁叫列宾。他知道有个专门教授这些的学院。1980年，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其中两门发挥出色，但由于事先没画过山水、花鸟画，结果他落榜了，以三点五分之差与中央美院失之交臂。

第二年，由于创作成绩在同龄人中格外突出，张浩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同时，他也因错过了报名时间，再次无缘中央美院。这时，一份录取通知书从南方飞到他手中，从杭州西湖边的浙江美术学院，传来吴依细语之邀。是不是这个人注定要

离开他深爱着的北方，去沐浴江南的温润呢？如果是命运的安排，它又是什么意思？

人间天堂里的陌生人

1981年8月，张浩独自一人离开了河北。火车像一根皮箱上的拉链将两块土地抿合在一起，他来到了历史上被称为天堂的杭州。这个城市被命名为天堂是从南宋开始的，皇帝赵构将这片人间乐园构出了轮廓，之前还有苏东坡在西湖上留下的雄浑一笔。当时，来到杭州的北方人还没来得及抖掉身上的尘土便被这里的气息弄得如痴如醉了。

火车站人头攒动，在人群中的张浩看到了接站的牌子，那仿佛是一张通向艺术殿堂的门票，现在他不需要像少年时逃避电影院的检票员那样东躲西藏了，因为那里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勇敢地站到接站老师面前，一个瘦小的男孩，但充满了自信。

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是由艺术家林风眠创办的国立艺术院，曾聚集过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等中国艺术大师，现在它安静地坐落在梦幻般的西湖边，在幽深的南山路上。与所有的新生一样，张浩长久地注视着这所梦寐以求的学府，眼中闪动着新奇与激动的泪光。

张浩是被中国画系的舒传曦实验工作室录取的，这是美术学院的首个实验工作室，当时只招了三个学生。舒传曦教授是60年代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艺术家，有着极好的修养，而且，那种极好的修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他处世淡泊，但透出十分锐利的思想。在张浩看来，舒教授与他崇敬的大师林风眠有类似的气息。教学上舒教授提倡中西融合，迥然不同于前苏联素描教学体系，张浩和另外两个同学是舒传曦教授“文革”后所带的首批学生。以前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直靠自己的聪明临摹绘画的张浩，面对课堂上所讲的一切，感到十分陌生，一下子不知所措，好像自己不曾画过一样。那种临摹的快乐与信笔的亢奋都消失了，如他自己所说：在求知与迷茫之间。

每当此时，舒教授就会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还有卢如来老师，他是舒教授的助手，也是他60年代的学生，卢老师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真是亦师亦友，而且他总能找到最恰当的传授时机。张浩他们教室的对门是77级学兄的教室，那里常常传来激烈的争论，从偶尔闪开的门缝里，张浩看到封面神秘的画册。那时，各种书籍慢慢涌入校园，这里面有西方艺术史、画家传记，还有一些国外影片像《红与黑》、《鸽子号》等，学校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断地介绍



优秀的西方艺术家。校内不定期地主办各种讲座，其中的内容庄和禅，学生的学术小团体也开始形成，尼采、叔本华，还有名字偶尔从时尚的学生嘴里听到，那更像是一个个神话中的那个时候哲学与诗歌就是时尚。这些都给张浩打开了更大的一

从中得以了解一个全新的天地。

张浩平时也去西湖边走走，看看湖水、寺院。有一次，他成一张彪悍的脸，参加化妆舞会。只是，他总是想到北方，在的山水中他感到自己变得软弱，有些格格不入。整理好行装，去了当时还很穷困的陕北。在他的脑袋里，舒老师讲到的陕北艺术的魅力对他具有实质的诱惑力，而在他的血液里，那辽阔的天地才是他真正的生活源泉。在随身行李中，有一本被他视之宝的，介绍陕北民间剪纸专题的杂志，他打算按图索骥，走遍

泥与纸的血性

第一次踏入陕北的土地，他便有了回到故里的感觉。西安霍去病墓石刻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仿佛刻在他的灵魂里，秦皇军队至今看上去还是威严无比，那些塑造他们的泥土也是他们踏过的泥土，这让张浩看到了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艺术。这中国古代艺术留给他的启示，同时也给了他赋予艺术刀削斧砍的信心。

走过西安、咸阳、黄陵后，他来到了一个叫隆坊镇的地方。他到镇外画速写，如同当初下放到这里的知青一样，吃饭时带伙，晚上住在大队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记着每天的感想，他背后斑驳的墙上还有以前年代的语录和领袖的照片。他看上去更像一个革命者，或者一个艺术上的左派。要不是尔传来的少年粗野的咒骂和打斗，还有村民眼里不良女孩，张浩还真不知自己身处何世。

有一天，张浩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写生，背后站着一个人看着他，一搭话才知道这人就是张浩想要寻找的民间剪纸艺人林召的胞弟。张浩立即随他去了富县张村驿，在张林召家门子里，这位古稀老人正做着家务。她不像一个民间艺术家，个年老的农妇，如同她剪纸的“火样”那样，没有修饰，更份融入生活的质朴。这正是民间艺术的魅力所在，没有一刻活，因为在陕北人看来，花朵也好，猛兽也好，就连被剪刀鬼神，都始终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张林召的话不多，诚上刻着沧桑，那上面的每一道都有她曾经历过的磨难，她默出自己的手艺活儿，铺在炕上。一连几天张浩向她请教了很多

自己内心的困惑也得到了消解。

回校的路上，陕北之行的一幕幕如同火车窗外闪过的景色，使张浩陷入了对自己艺术创作的深深思考，他立志要画出自己切身的感受，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创作的冲动和乐趣。回校后，陕北之行的日记在校刊上发表，学院内慢慢地有人注意到这个来自北方的还略嫌瘦小的男孩。在这个爱思考且善于表达的学生身上，蕴藏着某种能量，这能量与他思考的雄浑有关。

过完暑假后，张浩回到突然变得十分冷清的学校，舞会不再举行，也听不到宿舍外的喇叭收录机播放的歌曲，很多人都剪掉了长头发，一个个都理成了学校布告栏里的标准发型图。张浩没有融入当时的潮流，他仍然每日写心得，整理自己西北之行的感想。经过一个假期，他对去祖国各地写生的兴趣更浓了，开学不久他又去了泰山，领略了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他似乎更多了份自信。

为了构思毕业创作，张浩将自己关在宿舍里。同学们都已回家了，他每天独自对着墙壁发呆，如同一个修道者，但他似乎觉得在户外，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什么精神在呼唤着自己。于是他又背起行囊，再走了一遍洛阳、西安，直到敦煌、夏河等地，将自己浸在漫天的飞沙中，他呼吸着沙尘，品尝到的是沙石。在那里看不到柔软的一切东西，却有一条被称为丝绸的道路，淹没在脚下，如同画无定法的警句。在莫高窟的幽深中，他看到了微明的光芒，那是多少无名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的美丽想象，在张浩看来，这种想象只有部分被我们所窥见，它需要更多人去仔细端详。

接着，张浩又回到家乡。在华北平原上，他如同一个探宝者，每天行走在村落、田间，日头从树林中升起又落到另一端的河流中。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仍然一无所获，不，其实他收获了很多，以前混乱的思绪得以厘清，一些小灵感好像草丛中的萤火虫已闪烁着光亮，就连远处传来的鸡鸣也似一声声启示，在他生长的这块土地他腾空了自己。

一天傍晚，对着高过头顶的蓖麻丛，他照旧在田头写生。忽然，他看到一个小男孩赶着几只羊在蓖麻丛中的路上出现，嘴里哼唱着民歌。小男孩的皮肤晒得黝黑，更黑更亮的眼睛天真地看着张浩，张浩也凝视着他。一幕河北平原再简单不过的情景，却让张浩看到了少年时代的伙伴，唤起了他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此时，他的想象与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把锁，“叭”地一声，内心的画面展现在他眼前。

1985年，他开始花大量的精力来完成这幅作品，几易其稿都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期间，他与一个女孩的通信也日趋频繁，除了画画和写毕业论文，张浩隔几天就要去一次邮局，这给张浩的绘